

武松故事新編



## 前記

武松在水滸傳也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在景陽岡打虎一段真寫得生龍活虎一般，其實這些故事都是想像的成分居多，實際上赤手可以打死活虎的，却是施耐庵(?)的空中樓閣，架空出來的。

不過據冊籍所載，武松却實有其人，而傳說武松的技藝至今還存在着那末這個人或許是有的，但武松的事却未必可靠，尤其是水滸傳所寫的，未免太一股英雄氣了。

可是除此以外，我們也找不出這個人的真實的歷史來，就當他一個想像的人物，也何嘗不可。本來歷史上的人物，大都由傳記的作者塗上了一層想像的色彩，小說是更不用說了。

然而武松的存在，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他不僅能打死活虎，還敢殺死土霸王門慶蔣門神，而且連枉法的貪官張都監張團練也殺了，這一點是值得小說家寫的，也是使人想到武松的緣故。

蒼厂 廿八年十一月二日夜記

## 武松故事新編

武松一天到晚只是弄些拳棒，交的朋友也是些談武術練刀槍的年少英雄，不把賺錢過活的事放在心上，因此他哥哥武大常好好地勸他：『弟弟，你年紀也不小了，理應該出去賺幾個錢，餬餬自己的嘴；一味地閒蕩，也不是正經。』

武松當着他哥哥的面，不便回答什麼，一等武大出了門去做生意，他就依舊和朋友弄刀槍去了。

有一天，武大提着炊餅賣到一處地方，見圍着許多人也挨了進去，只見武松穿着短靠，在使一條棍子，上下盤旋，把個身子也隱沒了；好像幾百根棍頭，在地上滾的一般。

看的人都叫起彩來了。武大平日雖怪他的弟弟不長進，看了這個樣子，心中倒也寬慰了許多，心想像我做了一世的小生意，也不見得怎樣出色，他喜歡

弄拳棒，只要練得好，比我做小生意的出息，總要好些。因此對於武松的行動，也不大去干涉他了。

但是弄拳棒的人，免不得在外邊同人發生衝突，武大看不過去：

『弟弟，你練刀槍儘管去練，只是你不許和人家相打，父母只生我們兩個，萬一有什麼差池，我又沒有能力來營救你，那時人家說起來，總要怪我做兄長不好，望你給我爭口氣。』

武松對兄長的話，有時也肯聽幾句，不過一到了外邊，便完全忘却了，見了什麼不平，就拔出拳頭，前去打抱不平，人家因為氣力敵不過武松，因此見了武松，也有幾分怕懼，平常做什麼壞事，見了武松走來，就不敢動手，所以武松的名望，便傳播開去，不但本縣的人，曉得有武松這個人，就是外省外縣，只要是在江湖上跑跑的，差不多都曉得有武松這個人了。

武松在外面交的朋友愈多，就愈加不把做生意放在心上。大家佩服他的武藝，只要見了他，就有人來請他吃飯喝酒，到了後來，武松就不靠他的哥哥，也能在外面混日子了。這樣一來，武大就愈加不他去管束他的兄弟了。

武松有一種嗜好，喜歡喝酒，成罇的酒，也飲得下去。他吃了酒以後，氣力就愈加大了，一有什麼不平，就要奔過去弄個明白，不管是官府權豪，他也是不怕的。

一天，他正也喝醉了酒，聽得前面一片喧擾，他就跳下酒樓，去看個明白。一見是一個貴家公子，領了大批家丁，強搶良家女子，那個女子在轎子裏哭得好淒愴。武松就趕過去打散了家丁，把那個公子抓了過來。

「你把這個女子留下，我才放你。」

「你是何等樣人，敢來管爺們做的事？」那個公子也不肯示弱。

「好，老子揍你看你還敢強不？」

那個公子雖也懂得一點拳棒，究竟不是武松的對手，打上沒有幾拳，早被武松打倒在地，昏了過去。武松把轎中的女子放了，叫她快點逃到別地方去，自己便走了回來。不多幾步，後面有人追了上來。

「武二哥，你且慢走，我有話同你說。」

武松停止了脚步，來的人氣急地：

「剛才被二哥打倒的人，是機密的兒子，他現在正差僕人去派兵來報仇，二哥不值得在此地吃眼前虧，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過了幾時，把這事淡忘了，再回來不遲。」

「兄弟你這話說得不錯，相煩告訴我哥哥一聲，我就此去了。」

武松奔了出來，一路上想聽得滄州柴大官人好賢下客，有賽孟嘗的稱號，我何不去投他？就向滄州奔來，到了滄州地界，問明了柴進的住所，就直到柴進莊上，叫門房通報了，柴進就出來迎接，分賓主坐下，柴進先開口問道：

「請問壯士高姓大名？」

武松忙起身回答：

「小的姓武，單名一個松字，是清河縣人氏，聽得大官人好賢下客，特來投奔大官人，望收容則個。」

柴進忙謙遜道：

「蒙壯士不嫌待慢，小弟實屬萬幸，望委屈在小莊，以便多多討教。」

賓主客氣了一會，柴進便命擺宴款待。原來柴進也曾聽得江湖上的人說

遇武松這個人，今天見他來投奔，便高興地把他收容了。

武松在柴進門下住下，倒也覺得舒服，只是武松有一種脾氣不好，就是他除了柴進，便把別人不看，在眼上，要酒要肉，一味的自大，並沒有對莊客等說過半句客氣的話，因此很有幾個莊客，看他不過，在柴進面前，進些讒言，柴進看他沒有什麼驚人本領，也就待他平淡了，只是不把武松攆出去吧了。

武松也知道柴進待他冷淡，但是一則他人地生疏，沒有別的去處，乃二柴進雖則對他冷淡，但是見了面的時候，又是看不出有一點痕跡——這是柴進過人的地方，他手下所以有這許多食客，也是他和氣的緣故，只是武松到了柴進莊上，並沒有獻過什麼武藝，柴進也沒有用過他的地方，只當他是一個普通的食客，就讓他住在門下，這是柴進待人的忠厚處。

武松住在柴進莊上，過了幾月，不料發起冷熱病來了，弄了一锹火來，正在烤火，突然有一個醉漢蹣跚着脚步，踏着锹柄，把一锹火向着武松臉上潑來，嚇得武松滿身大汗，趕了上去，把那個醉漢一把揪住：

「那是什麼混蛋，敢來戲弄我！」

那個醉漢也吃了一驚，正要分辨，那邊來了一個提燈籠的莊客，忙放了燈籠，前來勸解：

「這是大官人的要好客人，請勿無禮！」

武松板起面孔說：

「我來到這裏的時候，難道不是客人麼？」

正想舉起拳頭，把那個醉漢打一頓，出出氣，那邊又有四五管燈籠，擡了過

來，後面柴進趕了過來：

「我道宋押司到哪裏去了，原來在這裏。」

武松聽得是「宋押司」，又是柴進的口氣，只得放手。

那個莊客就把如何踏着火，鐵闌了起來的情形告訴了一遍，柴進笑着說：

「你不認識這位有名的押司麼？」

「任他怎麼有名，問他可比得上我們鄆城的宋押司麼？」武松只當他是

一個普通的押司，料不到他要打的人，就是他最佩服的人。

柴進聽了哈哈大笑起來。



明。

「你可認識宋押司不？」

「我雖不認識，江湖上是久聞了他的大名，是個仗義的好漢。」

「何以見得他是一個好漢？」

「我聽得人說，他做事有始有終，很重義氣，等我病好了，我要去投奔他。」

「你要見他麼？」柴進又進了一步問他。

「當然是要見的。」

「你要見，遠在千里，近在眼前，」因指着宋江說：「這位便是及時雨宋公

「真的麼？」武松不禁愕然了。

宋江起先是呆在一旁，後來見柴進把他的名姓說了出來，便承認說：

「小可便是宋江。」

武松想起剛才粗魯的情形，十分慚愧，就在宋江面前跪拜起來：

「剛才因不知就是大哥，多有冒犯！」

便就跪在地上，不肯起來，宋江忙把武松扶了起來：

「有道不知者不罪，小可有何德能，便蒙這般錯愛？」因問道：「足下尊姓？」

柴進代武松回答說：

「這位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在此地已有好久了。」

「江湖上常說起武二郎的大名，今日在此相逢，真是榮幸。」宋江說着見

武松氣宇軒昂，十分歡喜。

柴進見宋江十分看重武松，也使說道：

「豪傑相會，真是難得。」

宋江攜了武松的手，一同進來，便介紹與宋清相識了，柴進使命重整杯盤，勸三人快飲；三人謙遜了一會，便重新入席。

席間，宋江問武松爲什麼到此地來，武松因把吃醉了酒，把機密的兒子打昏在地，當初以爲他是死了，所以逃到這裏來躲避幾時，後來打聽得那人已經救活，因想回到清河縣，去探望哥哥，不料患了瘧疾，動不得身，那時正在發冷，在廊下烤火，被兄長踏翻了火鉢，驚出一身大汗，此刻身體已覺清爽多了……

宋江聽了大喜，吃至三更方罷。當夜宋江便留武松在一處宿了。次日宋江見武松衣裳襤褸，預備給武松做些衣衫，因拿出銀兩，叫人去買柴進聽得了，哪裏肯讓宋江出錢，有的是現成的綢緞，便叫門下的裁縫，做了三人合身的衣裳。武松自從和宋江相見，天天和宋江吃酒談天，病也好了，因想回到清河縣去看看他的哥哥，對柴進宋江二人說了，二人見挽留不住，就替武松錢行。武松就穿起新做的衣衫，提起哨棒，正要動身，宋江取了銀兩來：

「我送兄弟一程。」

「勞兄長遠送，很是不敢。」

宋江等武松辭了柴進，自己和宋清也和柴進告了暫別，同武松一路行來，走了六七里，武松攔住道：

「路已遠了，就請兄長回去，免得柴大官人盼望。」

宋江不依：

「何妨再走幾步？」

又走了二三里，武松挽着宋江的手說道：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兄長請回去便了。」

宋江指着前面大路上的酒店：

「到了那裏，與兄弟飲幾杯再去。」

武松也就依了，三人走到店內，宋江坐在上位，武松坐在下位，宋清打橫坐了，叫酒保去買了許多蔬果來，擺在檯上，三人吃了幾杯，太陽已往西沉，武松見宋江這般重義，心想這般朋友，甚是難得，我何不與他結爲兄弟，因說道：

「如蒙兄長不棄，願拜爲義兄。」

宋江好不歡喜，便就受了武松四拜，一邊叫宋清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送給武松，武松辭謝道：

「我自有的盤費，請哥哥留着自用吧。」

「賢弟你收下好了，你若推却，就不是自家兄弟了。」

武松只得收下了，宋江隨即取了零碎銀子，付了酒錢，三人一同出酒店來，武松不忍分別，說了幾句惜別的話，才洒淚向前走去，宋江和宋清直到望不見武松的影子，才回到柴進莊上來。

武松辭別了宋江等，一路上想道：

「人人都說及時雨宋公明這人好義，今日見了他，果然名不虛傳，我和他結了兄弟，也是值得的。」

走了幾日，來到湯穀縣地界，武松腹中已有點饑餓，正想找一個吃喝處所，前面有一家酒店，飄着一面大招牌，上面寫着：

「三碗不過岡。」

武松見了，很覺不懂，就走到裏面，把哨棒放下坐下，酒家送上了三隻碗，一雙筷子，一碟熱菜，替武松篩了一滿碗酒，武松把酒一飲而盡，連聲叫道：

「好酒好酒！——主人家，有什麼下酒的菜？」

酒家回答說：

「只有熟牛肉。」

「就是熟牛肉吧，揀好的切二三斤來。」

酒家就到裏面，揀精的牛肉，切了二斤，盛了一大盤，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又替他篩了一碗酒，武松隨即把酒喝了，又讚了一聲：

「端的是好酒。」

那酒家又篩了一碗酒，便不再來了，武松把第三碗酒吃了，吃得酒興止濃的時候，却不見酒家來替他添酒，不由得惱怒了起來，便拍着桌子高叫：

「怎麼不來添酒？」

「客官要肉，當即可以添來。」那酒家故意聽做添肉，却把添酒的字樣不

提。

「我也要添酒，也要再切些肉來。」

「肉可添與客官酒，却不能再添了。」

武松想這真是奇怪，便問道：

「爲什麼不再賣酒與我？」

那酒家指着門前的旗，招說：

「客官你没有見前面的旗上明明寫着「三碗不過岡」麼？」

「怎麼叫「三碗不過岡」？」

「我們的酒，雖是村酒，却比一般老酒醇厚，凡是客人到我的店中來，吃了

三碗就醉，便過不得前面的山岡了。」酒家這樣地解釋給武松聽。

「原來是這樣的麼？怎麼我吃了三碗，倒還不醉？」武松笑着說。

「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名出門倒，初入口時，只覺得好吃，過不多時便要醉的。」

「不要胡說八道！不見得我賴你的酒錢，你再篩三碗來我吃。」

酒家見武松酒量實在好，就又替他篩了三碗，武松喝了，又贊不絕口，就說道：

「主人家，你只管篩來，我吃一碗，還你一碗錢。」

酒家就勸武松說：

「客官不要貪飲，這酒真的要醉倒人，一時無藥可解的。」

「說那裏話？即使你酒中安放蒙汗藥，我也聞得出的。」

酒家被武松問得無語可說，就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喝得連小菜也不多了，就叫酒家再添二斤牛肉來，酒家就又給他切了二斤牛肉，再添了三碗酒，武松吃得愈吃愈有滋味，就從身邊取出碎銀來。

「主人家，這些銀子夠了你的酒賬麼？」

酒家看了一看：

「有得多咧，還有找頭。」

「我也不要你找，你只顧把酒篩來。」

「客官你要喝酒，却還有五六碗酒，恐怕再吃要醉了。」

「我醉了不干你的事。」

酒家只是不肯武松跳了起來：

「你肯麼？不要惹得我發火，把你這酒店打得百末粉碎，那時悔也遲了！」

酒家暗想：這個人吃醉了，還是不要去惹他吧。就又給篩了六碗酒，武松吃了，提起了哨棒，走出門來，不禁笑道：

「這裏寫着『三碗不過岡』，我吃這許多酒，也不曾醉呢。」

正待要走，酒家趕了上來：

「客官你到那裏去？」

武松立住了。



「我又不少你的酒錢，叫我幹麼？」

「我是好意，你且回到我店裏，去看一看告示。」

「什麼告示？」

「現在岡上出了一隻老虎，專門到夜來傷人，已壞了二三十條性命，官廳現限獵戶捕捉，各處都有告示，叫往來行人，於巳午未三時，結隊過岡，現在已過了這個時候，我看你還不如在此地歇了，明天再過岡去，免得性命危險。」

武松聽了不信，笑着說道：

「我是清河縣人，這條景陽岡，至少也走過一二十遭，却没有聽見說有老虎；你不要說這話嚇人，就是有老虎，我也是不怕的。」

「我是好意勸你，你不相信，進來看一看告示便知。」

「你不要說了，就是真的老虎，我也不怕。你留我過夜，莫不是要在半夜三更，謀我性命，取我財物不成？」

「我是好心勸你，却被你疑心了起來！你既然不相信，就請尊便好了，我也不好再勸你了。」說罷，搖着頭，自回店裏去了。

武松就提了哨棒，放大脚步，逕自過岡來，約走了四五十里，來到岡下，見有一棵大樹，刮去樹皮，露出了一片白色，上面寫着兩行字，武松近前一看，見這樣地寫着：

近因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幸勿自誤。

武松雖然識字不多，這意思倒也明白，便笑了起來：

「這明明是那酒家弄的詭計，見了這個告白，好回他家裏去歇夜；但我却不上他的檔。」

就橫拖了哨棒，走上岡子來，這時太陽將要下山，一輪紅日，正掛在山頂上，搖搖欲墜。武松趁着酒興，只顧向岡子上走來，不遠幾步，前面有一座破落的山神廟，待走到廟前，門板上貼着一張告示，蓋有官府印信，武松停了脚步，走近去看：

陽穀縣示：

爲景陽岡上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現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

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

政和 年 月 日

武松這才相信真的有虎，待要回轉店裏來，却恐怕被店家恥笑，失却了英雄體面，因躊思了一會，才決定說：

「管他呢？且走過去再說。」

一路走去，酒力湧了上來，心體有點熱不可耐，因把氈笠掛在背上，拖了哨棒，一步步走上岡子來。

看看日色已晚，太陽已經下山，武松自言自語地說：

「有什麼「大蟲」，只是人嚇破了，不敢上山來吧了。」

愈走身子愈加發熱了，酒力一井湧了上來。武松把胸襟也解開了，便斜着脚步，走上岡子，見有一塊平滑的青石板，心想何不在此地休息一會，再翻過岡去呢？放了哨棒，正想放下身子躺了下去，只見一陣狂風，從亂樹那邊吹了過來，那風過去了，一陣響動，跳出一隻白額的老虎，向着武松這邊撲將過來，武松見

情勢緊急，忙即落起身來，拿了哨棒，閃在青石邊。那隻餓虎向着武松撲來，把武松吃的酒，嚇做一身冷汗，便即閃在老虎背後。那老虎見撲不着人，便狂叫一聲，好像一個晴天霹靂，震得山岳都動了，樹葉不住地颼颼落下，把脊背豎起，用鐵棒似的尾巴，在後亂掃。武松又躲過了，那老虎見掃不着人，回轉身來，直向武松再度撲了過來。武松使盡了平生力氣，把哨棒迎頭劈了下來，只聽得「撲地」一聲，正打在那隻餓虎額上，把那根哨棒也打折了。那老虎受了這打擊，已是傷了，正要回身逃竄，被武松用力按住頸項，抽出一隻右手來，把刺在手中的一截哨棒，不住的向老虎頭上打來。那老虎先已受了傷，又被武松敲出滿頭鮮血，已是沒有力氣掙扎了。加上武松用盡氣力地揪捺，把個活龍似的餓虎，直要葬入土堆中去。那隻虎因為頭部受傷甚重，漸漸軟了下來。武松又在七窟八洞的老虎頭上，狠命地打了一二百下，直打得腦漿迸裂，四肢挺直，躺倒在地，看看真的死了，這才放手。

武松也力乏了，就坐在青石上，養了一回力，因想道：

「假使再跳出一隻大蟲，那末就無計可施了，手中棒又折了，力又使盡了，

到這時候，便只好聽大蟲的擺佈了。」

坐了好一會，手臂還是酸麻，只是酒倒醒了，看看天色已夜，因想坐在山上，也不是事，倒不如走下岡去再說。

走下岡來，不到半里路，從斜坡的枯草堆裏又鑽出兩隻老虎來，武松叫道：「此番性命休也！」

但見兩隻大蟲，從黑暗中直立了起來，武松見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在身上，手裏各拿了一條五股叉，這兩個見了武松，吃了一驚：

「你這人好大膽量，敢在這時過岡來？」

「你們是什麼人？」武松問道，心中却已放了。

「我們是本地獵戶。」

「你們上岡來做點什麼？」

那兩個獵戶失驚道：

「你還不知道麼？新近這岡上出了一隻老虎，真是厲害，夜夜出來傷人，單是我們獵戶也傷了七八個，過往客商已是不計其數。本縣知縣限當鄉里正和

我們獵戶，前去捕捉，只是這畜生勢大，近不得身，那個敢上前去呢？我們爲了這畜生，正不知已吃了多少限棒！今天又輪着我們兩人捕獵，和十多個鄉夫，帶了藥弓，前來等候那個畜生，却見你從岡上若無其事地慢步行將過來，倒使我們出了一驚：你到底是什麼人也？見過那隻老虎麼？」

武松回答說：

「我是清河縣人，姓武，名松，因排行第二，大家都叫我武二郎。剛才從那邊亂樹林邊，正碰見那隻老虎，被我打了一頓，死在那邊。」

那兩個獵戶聽得武松這樣說，不覺有點愕然了，兩人都有點不相信：

「怕沒有這回事麼？」

武松便把怎樣打死那老虎，又說了一遍，並且對兩個獵戶說：

「你們不信，現在可以上山岡去看，那隻虎就死在那邊。」

兩個獵戶聽了大喜，便做了一聲口哨，把十多個鄉夫叫了攏來，武松見這些鄉夫都帶了兇器，齊集攏來，便問道：

「你們爲什麼不跟獵戶一道上來？」

那兩個獵戶代爲回答說：

『只因那畜生厲害，他們便不敢上來。』

於是就把武松怎樣打死那老虎的話講給這十多個人聽，那些鄉夫聽了這話，都不敢相信，武松就說道：

『你們不信，就跟我上山去看。』

衆人就跟着武松走上岡來，只見那隻老虎，躺倒在地上死了，衆人看了不勝歡喜，就先差一個鄉夫去通報里正，那些鄉夫便把死老虎縛了，抬下岡來。

衆人一到山麓，便有七八十人，前來迎接武松，用一乘兜轎，抬了武松，向里正家奔來，那本處里正，得知了這個好消息，也早在莊前等候，見了武松，便迎接進去，先把那隻死老虎放在廳上，一面便來招待武松，那些獵戶們聽說這般故事，都來到里正家前，探看這個打死老虎的英雄，門口擠滿了許多人。

衆人因問道：

『壯士高姓大名？』

武松回答說：

「小人姓武名松，清河縣，因從滄州回來，在岡子那邊吃醉了酒，走上岡來，正碰見那個畜生，便給我一頓拳棒打死了。」

衆人齊聲贊道：

「真是天下第一名英雄好漢。」

獵戶們便把野味來與武松下酒，武松吃了一會酒，因打虎的時候，使盡了氣力，此刻覺得疲倦異常，便說要睡。

里正使叫莊客打掃客房，請武松安歇。

到了第二天，里正便安排停當，去到縣裏通報，一面待候武松洗漱了，早由各獵戶牽羊担酒，前來款待武松。武松來到廳前，與各獵戶見禮，各獵戶上前與武松篩酒。

「我們爲了這畜生，正不知吃了許多限棒，今日得蒙壯士除此大害，不但敝處居民受賜多多，就是過往客商，也托福可以平安行走了。」

武松辭謝道：

「這是衆位之福，小子何能，只不過僥倖一回吧了。」



衆人都來替武松添酒，直吃了一朝，這才抬出死老虎，放在虎牀上，一面替武松備了一乘轎，衆人都來替他，用紅綠彩緞掛上花球，把武松送出莊來，行不多路，縣裏已派人前來迎接武松，一路上看死老虎，看打老虎好漢的人，甚是擁擠，抬到縣前，知縣已坐在廳上等候，衆人先把死老虎抬上，然後擁武松到了廳上，參見知縣，那知縣見了這般大老虎，又見了這般雄壯的打死老虎的好漢，心中非常歡喜。

武松向知縣行過了禮，便把如何打死老虎的情形，繪聲繪影地講了一遍，兩旁聽的人都聽得呆了。

知縣便命賜酒與武松慰勞，又叫把衆獵戶合出的賞錢一千貫，給與武松；武松辭謝道：

『小人託大人福蔭，僥倖打死那個害人的畜生，原非小人的能力，怎敢受這賞賜。』

『既然如此，就任便壯士。』知縣見武松這般氣力，人又這般慷慨，很有愛才之意，便對武松說：『你雖然是清河縣人，但和本縣近在咫尺，意欲保舉你在

本縣做一名都頭，不知你心意如何？」

武松見知縣這樣看重他，心中十分願意，就跪下說道：

「小人如蒙大人抬舉，感恩不盡。」

知縣見武松允了，便叫押司立了文案，當日就授了武松都頭之職。

衆獵戶便都來和武松道賀，足足吃了三五日的酒，方才罷休。

武松自想道：

「我本來是回來探望我的哥哥，怎麼會想得到在此地做了一名都頭，想來我哥哥知道了，也是高興的。」

一天，武松在街上閒逛，迎面來了一個人，好像是他哥哥的模樣，但哥哥怎麼會到陽穀縣來呢？使武松一時索解不得，正要相認，那人已走到面前：

「你不是武二郎麼？」

「你可是我的哥哥？」

兄弟倆見了面，又驚又喜，武大便叫武松到他家裏去，並告訴武松已有了嫂嫂。

武松見新來的嫂嫂，面貌秀麗，眉目動人，和他哥哥那種滿面黎黑的佻相，甚是不配，但也不好就問，只自想着吧了。

倒是他嫂嫂見了武松，十分親熱：

「叔叔，你就是打死活老虎的麼？想不到你就是我家叔叔，我知道了也覺得面上生光。」

武松謙遜了一會，兄嫂就留他吃飯，吃過了飯，武松便欲告辭，武大和金蓮便欲留武松到家裏來住，武松情不可却，就答應了，到了次日，便叫兩個兵丁，把行李搬了過來。

武松搬到他哥哥家中以後，對於這美豔的嫂嫂，陷入苦悶的境地，尤其是他嫂嫂追求他的時候，他却幾乎不能自持起來。

有一天，武松因為外面落了雪，便就早點回到家裏去，他嫂嫂已備了酒侍候，武松一到家裏，就給燙酒生火，真是待自己的丈夫也沒有這般好。

武松原也不大在意的，這一天金蓮却把心中要說的話，都告訴了他，說明她追求他的意思，武松待要拒絕，却又捨不得金蓮的好意，待要接受，却又於大

義上說不過去，何況武松又是個極講義氣的人，對於自己的親嫂，當然不能有非分的想頭；後來只好借了公事跑了出來。

他不敢把這事去告訴他的哥哥，也不敢對他嫂嫂表示冷淡，只好自己留意，等到他哥哥回來的時候，才回家去，這樣金蓮礙着武大的面，就不便說什麼話了。

這樣過了約有半個多月，恰巧知縣差武松到京中去公幹，武松便來向兄嫂辭行，背地裏却關照他哥哥，叫武大晚出早歸，有什麼事情願忍耐些，好歹等他從京中回來，再作計較。

次日就上程趕路，到了京中，把公事幹完，在朋友處住了一二天，計算起來，已有半個多月，恐怕知縣盼望，就回了來，趕到陽穀縣，把公事交却了，便就回到家裏，只見大門緊閉，門上已加上了鎖，問了左鄰右舍，都推不知，武松只好退了回來，心想我哥哥說不定回到清河縣裏去了，也未可知。

到了夜上，武松趁人不備，從牆外跳了進去，點上了火，向各處探望，一見廳上放着一口棺木，心中大驚，暗自想道：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幾個頭吧。」

「媽媽，我是武人，你不要惹了我性起，人家都到了，難道只有你不到麼？」

「真的，我頭昏得很，謝謝了。」

「你去麼？」武松拔出腰劍來。

王婆見武松有點認真了，忙改了笑臉：

「我不是不去，只是白白地討擾了你，於心不安。」

「叫你去，你就去，這就承情了。」

「是的，這話倒也說得不錯。」

看看鄰舍已經到齊了，武松就把剛才吩咐兵士買來的香燭，點了起來，分派幾名兵士去買菜買酒，其餘的兵士，叫他們把前後門守住，不許放走一個。

武松在武大靈前，哭拜過了，就請這許多鄰居分次坐了下來，替他們篩了酒，然後自己立在上面說道：

「兄弟請各位來，不爲別的事，只是我哥哥在我未列京城去的時候，還是好好的，此番回來，不到一個月工夫，他忽地死了，好死得奇怪，而且我嫂嫂也不

知去向，想衆位鄰居近在咫尺，必定知道得很詳細，敢請老實告訴我；倘發生什麼事情，我武松一身擔當，決不連累各位。」

武松說罷，大家只是你看我，我看你，不發一言。

「好」武松把腰劍拔了出來，插在檯上：「諸位如不老實對我講，兄弟是個武人，不懂什麼禮貌，有什麼得罪之處，請不要怪我！」

王婆先是心虛了，見武松拔出劍來，已嚇得心胆顛搖，就說道：

「武都頭，你是叫我們來吃酒的，不是叫我們來吃驚的，老身頭痛得很，恕不奉陪了。」

說罷正想要走，被武松一把抓住，大聲喝道：

「今天不說個明白，休想走得！你是貼鄰，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就老實對我說便罷，否則我手中的傢伙，是不認識人的。」

衆鄰因爲王婆平日待人霸道，所以任武松去擺佈她，也沒有一個人前來解勸。

武松把砍在檯上的劍拔了下來，擒在手裏，向着王婆作着要劈下來的樣



子王婆嚇得慌了，心想萬一被武松削去了一塊肉，豈不冤枉，何況西門慶這幾天對她的態度大不如前，向他要錢，總是推三阻四，因此也懷恨在心，就對武松說道：

「你放手，我對你說；只是這事情不干我的事，你不能連累我吃苦。」

「那個自然，你大着胆子說好了。」武松便把王婆放了。

「你要知道，殺死你哥哥的兇手是西門慶。」王婆開始說。

武松聽了，不覺怒氣直冒，但沒有把事情聽清楚，就按着怒氣問道：

「哪裏是西門慶，怎樣殺死我哥哥？」

「就是那縣西門藥舖的西門大官人，他因為瞧見你嫂嫂生得面貌秀麗，

因此趁你不在，在一天晚上（我記不起哪一天了。）叫了許多打手，把你嫂嫂

劫去，你哥哥不肯被他們一脚踢死！」

武松聽說，放聲大哭道：

「哥哥，你死得好苦也！」一面對着愕着的鄰居說道：「衆位高鄰，今日王

媽媽的話，你們都已聽得，相煩到了公堂，做個見證！」

衆人都默不作聲，愕着看武松的舉動。

王婆見武松沒有表示，就想脫身：

「武都頭，我實在頭痛得很，你放我去吧；好在我都已向你說明，如要我做一個證人的時候，我就在隔壁你叫我一聲就是了。」

「不，王媽媽，對你不起，你再等一回吧。」

王婆見走不脫身，有點忐忑起來，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有人問她：

「王媽媽是怎麼啦？」

「我頭痛得很，剛才武都頭叫我來的時候，已經痛了，現在却更加痛得厲害了。」

別人有知道王婆的事的，就暗中笑道：這派鬼話，倒也騙得不錯。

只見武松插上了腰劍，向在座的人拱了拱手說道：

「煩衆位高鄰暫坐片刻，我去就來。」

到了門口，武松關照守門的兵士，不許放走一個，尤其是隔壁王婆，無論如何不要放他出去，吩咐已畢，就來到縣西，問明了西門慶開的藥舖，向櫃內拱手

道：

「你們的掌櫃在着麼？」

「你請等一會。」

夥計到了裏面，叫了掌櫃出來，武松使了一個計，向掌櫃說：

「你們西門大官人叫我帶了一個口信來，你且隨我來。」

那個掌櫃跟了武松走到荒僻地方，武松把劍拔了出來，向掌櫃嚇道：

「我且問你，你們西門慶到哪里去了，如若不對我實說，我劍不留情的。」

那掌櫃被這一嚇，有點着了慌：

「爺爺饒命，我身邊沒有銀子！」

「我是問你西門慶的人，不要你什麼。」

「呀，西門大官人麼，他今天沒有到店裏來過。」掌櫃這才知道是為尋西

門慶來的，把心定了一半。

「你不會不知道的，如不對我實說，我要斬下來了。」武松做要斬的姿勢。

「我實在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麼？」

「真的！」

武松把劍向路旁的樹木劈去，只見那棵樹已半株削去了：

「你若不說，這棵樹便是一個好榜樣。」

那掌櫃見武松形勢兇狠，心想被他斬死，也是不值得的，就扯謊說道：

「剛才聽得書僮玳安說大官人同結義兄弟飲酒去了，除此以外，我真的不知道。」

「哪一家酒樓你知道麼？」

「不知道。」

「也罷，你且在此等一會，我轉來放你。」

武松把掌櫃綁在樹身，口中塞了棉絮，管自來尋西門慶，跑了不少酒樓，却只見不見西門慶這個人。

原來西門慶是這地方上一個土霸王，武松到縣裏雖不多時，已聞其名，並有人曾經把西門慶指點給他看過，因此武松見了西門慶，也還有點認識。

這天也該是西門慶死神照命，同了幾個弟兄，在獅子樓飲酒，正吃得高興的時候，猛不防武松尋到獅子樓來，見了西門慶，就不問皂白，一拳打了過來，西門慶避開了，站在一旁問道：

「你這樣出手打人，究竟是什麼道理？」

「我問你，殺死我兄長，強搶我嫂嫂的，可是你？」

「這個麼？」西門慶不覺出了一驚，但是逃已不及，只好把這事推在王婆身上，因回答道：「這事你要去問王婆的。」

「現在王婆在我家中，你同我去對問！」

「恕我沒有這個工夫。」

西門慶正想往窗外跳樓逃走，武松身段輕捷，早已攔在窗口，對西門慶說：「你還想逃到哪裏去？」

那些和西門慶吃酒的人，因見武松形勢兇猛，都一個個逃到樓下去了，有的到西門慶家中去叫救兵。

「你要知道，」西門慶強辯道：「這都是王婆一個人弄出來的計，不干我

的事，叫我去也是無益的。」

「我問你，我哥哥可是你踢死的？」

「不是我，是王婆叫我搶你的嫂嫂，誤傷的，後來就死了，由我買了棺材，盛殮他的。」

武松聽得西門慶招了出來，怒不可遏，就把劍拔了出來：

「現在你也不必說了，既然我哥哥是你殺死的，你償我哥哥的命來。」

西門慶不及分辯，武松就把劍劈來，西門慶忙閃過了，提起了一條板櫪，前來抵擋，無如武松來勢兇猛，西門慶又是酒色斲傷了的人，只幾個轉手，已是不敵，就往窗外一竄，直往街心跳了下來，武松眼快，就跟着跳了下來，西門慶走未幾步，已被武松趕上，就一脚飛去，西門慶來不及躲避，已是踢倒在地，武松趕過去，就是一劍，把西門慶的首級割了下來，西門慶也是一條梢長好漢，頓時頭管鮮血直冒，潑了一街心，兩脚一伸，就此嗚呼，路上見殺死了人，看的人就剎時多了起來，武松提了西門慶首級，直往自己家門奔來，好事的人，也有跟在後面的。武松跨進門裏，就把西門慶首級往王婆面前一擡。

「你認得麼？」

嚇得王婆魂不附體，驚倒在地，武松走過來就是一劍，把王婆的首級也割了下來，放在盤中，向武大靈前放了，自己跪在地下，哭拜了一會，說道：

「哥哥，你的仇人已被我殺了，你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說罷又是一場大哭。

直把眾鄰居看得呆了，大家背着武松伸舌不置。

武松哭了一會，對着眾鄰居作揖道：

「小的爲了替哥哥報仇，連累眾高鄰受驚，心中實在過意不去；但望眾位高鄰，看我哥哥死得好苦，原諒則個！」

隨即提了兩個首級，再向眾鄰拱手道：

「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武松殺人，由武松一人承當，決不連累各位；只希望各位，自我去之後，把這家私什物變換銀兩，使我好，在牢中打點打點，那就感激不盡了。」

走到門口，吩咐兵士把各鄰居放了，自己一人上縣裏來，知縣見了，好生奇

怪；

「武松，你爲縣中都頭，你知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麼？」

武松跪下哭訴道：

「大人替小的作主，小的只因哥哥被謀害，因此才做出殺人之事來。」  
就把西門慶如何勾串王婆，黑夜派人搶劫潘金蓮，踢死武大等話哭訴了

一遍。

知縣聽說，就對武松說道：

「你既然有這等冤屈，爲什麼不稟告我知道？」

「小的因報仇心切，因此等不得稟告大人了。」

「現在你案既犯了，本縣不能因爲你是我的屬員，就放你逃出，你且在牢中暫坐一坐，可以替你出脫，我老爺無不替你減輕罪名。」

武松叩首謝道：

「萬望老爺超生！」

這時西門娘子也到縣裏來控告武松殺死他丈夫，知縣問了一遍，就說道：



「你知道你丈夫強搶人家有夫之婦，踢死親夫的事麼？」

西門娘子跪下說道：

「小婦人的丈夫終日在外交友喝酒，這些事情，小婦人一概不知。」

知縣把驚堂木一拍：

「潘金蓮現在你家，你還推不知？」

西門娘子這才不敢辯了，只叩首道：

「這事直到現在，小婦人才得知道，萬望老爺伸冤！」

知縣派差人去捉潘金蓮，潘金蓮已逃走了，無從捉拿，差人回來稟告知縣，

知縣就行文緝拿潘金蓮歸案，一面對西門娘子說道：

「你夫之死，罪有應得，只是武松不該用兇器殺人，本縣自當依法辦理，你

是婦人家，好好回去看守家園便吧。」

西門娘子見問官這般吩咐，只好哭哭啼啼自回家去，

知縣因愛惜武松英雄，不忍叫他受死刑，況且他又替本縣殺死猛虎，功亦不小，就有心替他開脫，關照文書，在詳文上竭力減輕武松的罪名，只說武松因

爲武大被西門慶、王婆謀害，武松爲了替武大報仇，以致和西門慶毆鬥了起來，王婆上前解勸，被兩人誤打在要害，遂致身死，西門慶亦被武松打在死命之所，一同畢命。

案上刑部批了下來，武松毆人至死，姑念爲兄報仇，從輕發落，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死者西門慶、王婆犯奸殺罪，茲以人死，姑勿置論，潘金蓮着即緝捕歸案……

那知縣就在牢中提出了武松，把判決文讀了，就行過杖，刺了金印，備了文書，着兩名公差，押送至孟州。

武松受杖的時候，因爲上下公差都和他同過事，未免都有點交情，所以也不覺得怎麼痛，武松起來叩謝了知縣活命之恩，戴上了頸枷，和衆人作過了別，到了家內，取了行李，早由鄰居把家具變化來的銀兩，交給了武松，武松在武大靈前叩別過後，哭了一場，這才謝過衆鄰居，跨出門來，又把零碎銀子，拿出約有二兩模樣，叫服侍過他的兵士，把武大的靈柩，抬到城外葬了，了却一筆心事，然後同二名公差，向孟州行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那婦人笑嘻嘻地回答說：

「客官你不要取笑，這樣清平世界，哪裏會有人肉呢？我家饅首，素來是用黃牛肉的。」

「我在江湖上聽得許多人說：誰敢向十字坡走過，肥的做肉餡，瘦的去填河，不知有這句話麼？」

「哪裏有這句話，分明是你杜撰出來的。」

「我見這饅首裏有幾根毛，很像人的小便處的，因此疑心到是人肉做的。」

那婦人見是打趣她，只嫣然一笑，並未回答；武松又問道：

「你家丈夫到哪裏去了？」

「我丈夫出門做客去了。」

「這樣說起來，娘子你有點冷清清了。」

那婦人想道：這個賊犯倒也不忠厚，連我都調戲起來了，好，看我收拾你。便

說道：

「容官不要取笑了，再吃幾碗酒，這後面樹下可以乘涼，如要過夜，這裏也可以歇宿。」

兩個公差只當武松調戲這婦人，就不去管他，自顧吃酒。

武松聽了那婦人的說話，心中想道：這婦人不懷好意，既然這樣，待我戲弄她一番，因假意說道：

「大娘子，這酒真的太淡薄，可有什麼好酒，請我們吃幾碗。」

那婦人一想：這是自尋死路了，便說道：

「好酒是有的，只是渾些。」

「只要是好酒，就渾些何妨。」

婦人便到裏面托出一角渾酒來，放在武松面前，武松看了一眼：

「這便是好酒，不過只宜熱吃。」

「對啦，這是在行人了，我去燙來你吃。」

那婦人失笑了起來：「這個賊人真是死期到了，燙熱了，不過藥性發得快一點，好早一點去見閻君。」

燙了，就替武松等三人篩了。

「客官請嘗這酒。」

那兩個公人，因一路饑渴已極，還顧得什麼，只管把酒倒入肚去；武松也假裝把酒喝下肚去，趁沒人注意，便把酒倒了。不多一會，兩個公差先自醉倒了，武松也佯裝醉了，倒在地。

這婦人走到檯上，把三人的行囊捏了一把，不禁大笑道：

「這三個傢伙，又有三日大饅首好賣了；加上還有這些東西。」

便把行囊拿到裏面，一面吩咐夥計把三人扛了進去，那夥計先把兩個公差，扛到裏面，隨後就來扛武松，武松便把兩脚一挺，用了勁，那兩個夥計用盡了氣力，也休想扛得動，那婦人見夥計扛移不動，便說道：

「不中用的東西，讓我來。」

婦人便却去了裙子，把小衫也脫去了，只剩了一個抹胸，赤着兩條臂膊，俯下身來，前來搬動武松，被武松兜胸抱住，兩脚把婦人的下半身夾住了，使得那婦人壓在地下，動彈不得，兩個夥計想來營救，被武松只一嚇，便知道厲害，呆在

一邊，不敢動了，那婦人只躺在地上哀求道：

「好漢饒命。」

武松那裏肯饒，直把那婦人夾得喊痛不置。這時候，門前來了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挑了一担柴，見武松壓住婦人，急忙大步跨了進來，向武松拱手說：

「好漢且饒了她，小人自向你陪罪。」

武松跳了起來，一腳踏住那婦人問道：

「你莫不是這婦人的丈夫麼？」

「正是小的女人。請問好漢尊姓？」

「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便是。」

那人聽了便爬在地上拜道：

「小人聞名已久，今日幸得拜見。小的女人有眼不識泰山，誤犯都頭，可否

看小的薄面，饒了她這一遭。」

武松見這人也是江湖上有來歷的人，便急把那婦人放了問道：



「我看你們夫婦，也不是平常之人，可否把姓名告訴我聽。」  
那人便叫婦人快穿了裙衫，前來拜見都頭，使得武松倒不好意思起來：

「剛才冒犯嫂嫂，請恕罪。」

「有眼不識好人，還望伯伯原諒。」那婦人便向武松行過了禮。

武松問道：

「你們怎麼曉得我的名姓？」

那人便一五一十地說了：

「小人姓張名清，原在此地光明寺種菜園的，因為一點小事，和寺僧爭鬧了起來，一時性起，就把寺僧殺了，把寺院一把火燒作了平地，小的菜也不種了，就在此大樹坡下剪徑，一天來了一個老頭，我欺他年邁，閃出來和他廝鬪，不料被老頭一扁担打翻了——原來那老頭也是此中老手，因見小的手脚靈活，便帶我到城裏，又教了我許多本事，又把這女兒許配與我，我倆因城中不能生活，便仍來到此地，明是賣酒，暗中仍是揀那入眼的客商，把些蒙汗藥使他吃了就死，就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近來小的也挑點柴，到近村去賣，剛才想把柴挑

去賣，聽得我女人的叫喊，不料在此遇都頭。」

因把他如何愛交結江湖上英雄好漢的話又講了一番，又把他妻子介紹給武松；

「俺這女人學得他父親一身本事，因此有人叫她母夜叉孫二娘。」張青繼續說道：「我也曾吩咐過我的女人，叫她有三等人不可殺害：第一是遊方僧道，他們都是出家之人，是傷不得的，有一天險些兒壞了一條好漢，原來延安府有一個提轄魯達，他因為三拳打死了人，便逃到五台山做了和尚，一天也往這裏經過，我女人見他生得肥胖，酒裏下了藥，把他迷醉了，正要開剝小的，恰正回來，我見他用的禪杖，有六十來斤重，決非等閒之輩，急把解藥與他吃了，和他結拜了弟兄，近日聞得他與什麼青面獸楊志，佔了二龍山寶珠寺，在那邊落草，他幾番送書信來叫我去，只是我一時不能夠去。」

武松聽得魯達楊志，便說道：

「這兩位我在江湖上也聞得他們的大名。」

張青又陪着小心說道：

『第二是江湖上賣身的人，她們的錢是用身體掉來，也是不可壞她；第三是犯罪流亡的人，這裏很多英雄好漢，尤其不可壞他；不料我女人不聽我之言，以致今日沖撞都頭，還好我早點回來了——』回頭問孫二娘道：『你怎麼又起了這心？』

孫二娘回答說：

『本來是不肯下手的，因見伯伯包裹沉重，再加伯伯說些取笑我的話，這才把藥下了。』

武松解釋道：

『我是素性梗直的人，怎麼肯戲弄良好人？因見嫂嫂不住地釘着我包裹，故而見疑，趁着嫂嫂下手，我就把酒潑了，佯裝酒醉，你果然來提我，一時被我拿住了，甚是冒犯，請勿見怪。』

張青便笑了一陣，搗了武松的手，來到後堂坐定，武松央求說：

『兄長你且把兩個公人放了出來。』

張青便領武松走到人肉作坊裏，只見壁上糊着好幾張人皮，梁上掛了七

八條大腿，兩個公人綁在殺人檯上，像死了一般，張青便把兩人用解藥解了，兩人如夢初醒，一見屋內的人皮人腿，這才出了一驚，向張青等謝過了一同走出殺人作來，重復坐定。張青問道：

『請問都頭犯的什麼罪，配到什麼地方去？』

武松便把殺死西門慶替兄報仇的話說了一遍，張青夫婦聽了很是歡喜，就治了酒席，與武松等飲酒，席間談的都是些殺人放火等事，使得兩個公人聽了，只會目瞪口呆，說不出半句話來。

當夜就在張青家中歇了，到了第二天，張青背地裏對武松說道：

『小人有一句話，不知都頭心中如何？』

『兄長談談何況。』武松說：

『依小人之見，都頭和兩個公差說了，勸他們回了轉去，送點銀兩給他們，只說半途裏有人把都頭劫去了，前去回報，諒這兩個公差也瞧見了我們的厲害，不怕他們不從，如此都頭省得到牢城營中去受苦了，如若願意落草，小人願意陪都頭到二龍山，與魯達兄前去說明，諒來他不會不歡迎的。』

武松謝道：

「這是兄長的厚意，只是叫兩個公差空手轉去，縣中定是不依的，害了他們兩個受苦，還不如由我到營中去走一遭。」

張青見武松執意要去，也是没法；武松却要動身告別，張青那裏肯放，便留了三日，張青與武松結拜了兄弟，到了第四日，武松決意要走，張青便設酒與武松等送路，把三個的行囊一一交還，又送了十兩銀子給武松，另取了二三兩碎銀子，交與兩個公人，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外。

武松把張青送他的十兩銀子，也交給了兩個公人，重又戴上行枷，貼上封皮，和張青等洒淚而別。

來到孟州，還未到午刻時分，就直到州衙，投了文書，州尹把文書看過了，就回了覆文，打發兩個公人回去，隨即把武松交給本城牢營發落。

公人把武松解到牢營，營前有一座牌額，寫着「平安寨」三字，到了營內，武松被送入牢房內，關了起來，牢內有十數個囚犯，來探看武松，並教武松說道：「好漢，你是新到這裏，包裹裏有什麼人情書信和使用銀兩，可以取在手

頭，等息差撥到來，就可交給他；吃起殺威棒來，也可以打得輕點，否則此地的規例，實受起來，真是不堪狼狽；我們自己吃過這苦楚，所以先告訴你一聲。」

武松說道：

「多承諸位指教。小人身邊雖帶些東西，假使他好言與我相要，我自當送些與他；否則強逼威索，我一點也不給他。」

罪囚徒勸武松道：

「你不要這樣說，有道「在人麾下過，不敢不低頭，」還是下氣點好。」話未說完，一個囚徒已看見了差撥官，便叫道：

「差撥官來了。」

罪囚徒便散了開去。

武松解了行囊，便坐在那裏。

那人走了進來，威武地問道：

「那個是新來犯人？」

「我就是。」武松說。

那人見武松沒有下文，就不高興了起來。

「你也是很識相的人，怎麼要我開口呢？我道你也曾在景陽崗打過虎，陽穀縣當過都頭，天然就是曉事的，怎麼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到我這裏，不要說老虎就是貓兒，也不會給你打了！」

武松聽了也大不樂意。

「你到這裏來，想老爺使點銀兩，給你使用，這個想頭想差了，你想要，我只有一對拳頭奉送給你；碎銀子倒也有點，留下給自己買酒吃了，看你也奈何我不得，不會得把我送到陽穀縣去不成！」

那個差撥便怒氣沖沖地走了。

罪囚犯又聚了攏來，替武松担心道：

「好漢，你現在和他言語頂撞，等息必定要吃他的苦；他現在去和管營的相公說了，說不定要害你的性命。」

「怕什麼？他用文的手段對付我，我也用文的手段對付他；若用武，我也不會同他客氣的了。」

正在這樣說時，便有三四個人走來說道：

『新到的犯人武松在那裏？』

武松應聲說道：

『老爺在這裏，我又不走了，大聲高叫做什麼？』

那來的人便把武松押點視廳前，那管營的相公正坐在廳上，五六個軍人，便把武松押在當前，管營的便喝着除了行枷，對武松說道：

『你知道這裏新到的犯人，要打一百殺威棒的規矩麼？』

管營的便吩咐行刑，旁邊的人，便都來按捺武松，七七八八地亂打，武松跳開說道：

『不要你們來七手八脚，要打也不要你們眾人揪捺，我若閃躲一棒，不是打虎的好漢，先前打過的，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喊一聲痛，就不是陽穀縣當過事的好男兒！』

兩旁看的人都笑道：

『這癡漢真尋死，看他怎樣熬得住？』



武松却又大聲叫道：

「要打便打得厲害些，不要使那人情棒兒，打得不快活！」

說得兩旁的人都笑了，那些軍人舉起棍棒，正待要打，只見管營的旁邊，立着一個年青的少年，在管營的耳邊說了幾句，管營的便說道：

「新來的犯人武松，你一路也曾害得病來！」

武松回答說：

「我一路上沒有害過病，酒也吃得，飯也吃得，路也走得。」

管營的便吩咐執棍棒的軍人：

「我看這人在路上一定害過病來，且把這頓殺威棒寄下再說。」

行杖的軍人低聲在武松耳邊說：

「你快說害過病，軍爺就可以替你出脫這頓苦楚。」

武松却回答說：

「不曾，不曾，打了倒乾淨，免得掛着一筆心事。」

兩旁的人都聽得笑了起來。

管營的也笑着說道：

「想是這漢子在路患了熱病，滿口胡言亂語，且不要去聽他，把他關在牢中便吧。」

就問道：三四個軍人，仍舊把武松送到牢房內，同房的犯人見武松一點也不狼狽，

「你莫非有什麼好朋友，的書信給管營的麼？」

「沒有。」武松回答說。

「如果沒有，那末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到晚來必定結果你的性命。」

「怎麼來結果我呢？」武松問着衆囚犯。

「到夜來他把飯給你吃飽了，隨帶了你去，把蓆薦捲了你捆縛起來，塞了你的七竅，把你倒掛起來，不消半個時辰，就結果了你的性命。」

「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方法來擺佈我？」武松又問道：

「還有一樣，也是把你捆了，用布袋盛滿了黃沙，壓在你身上，也不消半個時辰可以處死你。」

「再有別的方法麼？」

「別的方法是有的，只不過這兩個方法怕些，除此以外，只要身體好一點，就沒有性命之憂了。」

「這麼說來，倒也容易對付。」

話還沒有說完，只見一個軍人，托了一個盒子進來問道：

「那個是新來的武都頭？」

武松就走近來回答說：

「我便是，可有什麼話說？」

那人便把盒子交給了武松：

「管營的有點心叫我送來。」

武松把盒子揭了開來，裏面是一角酒，一盤肉，又有一碗麵，一碗湯，就想道：

「怕就叫我吃了，再來計算我，我且吃了，再看他們如何弄我？」

就把酒肉和麵吃了，那人便收拾了盤碗，管自去了。

武松坐下想道：

「看他倒底用什麼方法來收拾我？」  
到了傍晚，看剛才那個人又來了，武松問道：

「你來作什麼？」

「叫我送夜飯來的。」

那人便把酒飯搬了進來，武松一看是：一大壺酒，一大盤爛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便想道：

「吃了這一頓酒飯，便必定來結果我；且不去管他，吃飽了做個飽肚鬼再說。」

武松就把酒飯吃了，讓那人把碗筷收拾了去，隔不多時，那人又同了一個漢子來，一個拿了浴桶，一個拿了一桶湯，對武松說道：

「請都頭洗澡。」

武松又自想道：

「敢是在我洗澡的時候，前來下手麼？諒這兩個人，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把身體爽快了一會。」

武松爬在浴桶裏洗了一會，那人便把手巾遞給了武松，讓武松拭乾了穿着衣裳，一個把浴湯倒了，提了浴桶回去，一個却替武松掛起紗帳，鋪了藤簟，放下涼枕，和武松道了「安置」也就回去了。

武松也覺得莫名其妙，心想這是什麼意思？便把門拴了，自語道：「隨他去吧。」

就管自睡了，到了第二天，却一點沒有什麼事，弄得武松愈加有點難索解了，待把門一開，那昨天的人已替武松提了面湯水進來，還帶了一個人，給武松梳了頭，裹了頭巾，等武松洗漱過了，又有一個人，給武松送早飯來，武松吃過了飯，又有人給送茶來，隔不多時，那個人又跑來對武松說：

「這裏有許多不便，請都頭搬到隔壁房內去，侍候茶飯，可以便當些。」

武松點頭想道：「來了，我且跟了他去，看他怎樣？」

另有一個人替武松收拾臥具行李，那先前的人，就帶領武松離開了單身的半房，向前面走去，到了一個地方，推開了門，裏面床帳用具，都是新設的，很是

整齊，武松一想：

「這樣子那裏還會害我呢？只是我平白受人恩惠，倒有點說不過去。」

到了日中，又是大魚大肉地請武松吃，到了夜上也是這樣，一連三五日都是這樣子，弄得武松很是過意不去，便向常來給他送茶送飯的人問道：

「這酒飯是誰叫你送來的？」

「小人前次已稟告過了，只是都頭不曾聽明便了。」那人這樣地回答說。

「我倒不曾留意，只是你不對我說明，叫我怎能收受得下？」

「原來是這樣，這是管營相公的小管營叫我送來的，他並關照我說，如果不問起，叫我休對都頭說。」

「那個小管營，是怎生樣的人？」

「就是那天都頭初來，立在管營旁邊的白面小相公，頭包白帕，絡着右手的，那個。」

「喔，不錯，」武松想了起來：「就是我挨殺威棒時，那小相公救了我的麼？」

「正是。」

武松想道：「我和他素不相熟，他憑空救了我，又這樣地用酒肉待我，其中必有緣故。」因問道：

「那小相公叫什麼名字？」

「姓施名恩，因為他使得一手好拳棒，人叫他金眼彪施恩。」

武松聽了，想必他也是一個好漢，因說道：

「你請他出來與我相見，讓我當面謝過了，才好受他的酒食。」

那人推辭道：

「小相公曾對我說過，叫我不要對都頭說明，且等過了三月或半年，然後

再說相見。」

「你只要去請他出來好了。」

那人見武松執意，遲疑了好一會，經不過武松再三催促，這才去了。武松等了多時，並不見施恩到來，心中十分煩躁，正在這時候，施恩從裏面跑了出來，見了武松，就拱手拜揖，武松忙即還禮說道：

「小人是治下的囚犯，素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蒙救了一頓大棒，又蒙連

日以好酒好肉相待，又沒有一點差遣，無功受祿，心中甚是不安。

「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只是路遠，無從相識，今幸兄長來到此地，正欲前來拜見，因不敢冒昧，致趨趨不前。」施恩回答說。

「剛才聽得尊价說道，待過了三月半年，再與我說知，却不知小管營有什麼話吩咐小的？」

「鶻僕不曉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此事却怎能冒昧說得？」

「管營請說，否則使武松悶在肚裏，倒反而難過。」

「既然如此，小弟也只得說了：小弟因見兄長是個大丈夫，有一事想央求，只爲兄長遠途到此，路中辛苦，意欲兄長且將養三五個月，再行拜求。」

武松聽了哈哈大笑起來：

「我去年患了三個月瘡疾，在景陽岡上，酒醉裏也打殺了一隻老虎，何況現在小管營有什麼差遣，儘請吩咐。」

施恩辭謝道：

「且等兄長將養幾時再說。」





「如此說來，我且到外邊去試試力氣如何？我來的時候，見營前有一個青石墩，不知有多少輕重？」

「怕有三五百斤。」

「那末讓我去試試看，看搬得動搬不得？」

「兄長吃了酒再去。」

「回來再吃未遲。」

施恩就和武松一同來到營前，那些守門的軍人，因見了小管營，就都向施恩行禮。武松把那石墩搖了幾搖：

「小人這幾天驕養慣了，倒有點筋爛骨斷。」

施恩笑道：

「這東西也有三五百斤，當然不比等閒。」

「你們且跑開點，讓我來試一試看。」

就把衣囊脫去了，拴在腰裏，雙手輕輕一抱，那石墩就離了地，在武松懷中了，看的人都不禁大聲叫好，一轉眼間，武松把手一撒，那石墩就陷入地中半尺。

有餘，把看的人都愕然了；武松又把那石墩用右手提了起來，望空中一擲，離地足有一丈多高，落下來時，武松用雙手接住，仍復放在原位，施恩大喜，對武松作揖道：

「兄長真神人也。」

看的人也都叫道：

「真是神力。」

武松把衣裳依然穿好，面不改色，對施恩說：

「小管營現在可以說了，有什麼事差遣小人？」

「你且少坐，等家嚴出來相見，然後再告知兄長。」

武松聽了，不耐煩起來：

「小管營你儘請說好了，武松既然答允了你，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若有

半句虛話，便不是人！」

施恩見武松這樣決絕，就老實把原由告訴了武松：

「小弟從小學得一些拳棒，因此人叫我金眼彪，小弟倚仗，已會些拳頭，

又在這營裏有一點勢力，在此城東名叫快活林地方，開了一爿酒肉店，那地是山東河北客商會集之處，很出些生意，每月并些外快到也有二三百兩收入。不料新近來了一個張團練，帶了一個蔣門神來，見我店裏的生意眼紅，就一頓拳脚，把小弟打出店來，將我的店霸佔了去，小弟被他打了這一頓，臥了兩個多月，還沒有全癒。那天兄長來時，還包着頭，絡着臂膊，要待與他打時，一則他倚仗張團練的勢力，二則小弟受的創還沒有好，這一口怨氣，真忍到現在。因見兄長是個英雄好漢，想請兄長替小弟出這口氣，又恐怕兄長長途勞頓，且等過了五月，再央求兄長，那知鴛鴦口快，說了出來，諒也瞞不過兄長，只得實說了。」

武松聽了哈哈地笑了起來。

「那蔣門神是怎麼樣的人？」

「人也平常，只是比我長大些。」

「我道他有三頭六臂，原來也不過是個平常人，怕他什麼？」

「只是小弟力薄技短，所以懼他。」

「我是最喜歡打不講道理的蠻漢，既然如此，我就同你去打蔣門神，不是

我誇口，像他這樣的人，經不得我三拳兩脚的。」

施恩便說等老管營來了，大家商議一會，然後打聽得他本人在店裏，然後再去未遲。武松不依，只是說去就去，不肯停留，正在這個時候，老管營從屏風後轉了出來，說道：

「今日幸得與義士相見一面，小兒賽如撥開雲霧而見青天，你們說的話我已聽了多時，且到後堂去敘談一會。」

武松跟着到了後堂，進了一會，大家坐定了，搬上了菜肴，老管營親自與武松篩酒，并說道：

「義士這等英雄，誰見了不欽佩。小兒原在快活林做些買賣，並非貪圖小利，實爲在那繁鬧地方，交結些英雄豪傑，不料竟被蔣門神這廝佔去了，非英雄如義士，實不能替小兒雪此仇恨。義士如不棄小兒，請飲此一杯酒，受小兒四拜，拜爲兄長。」

武松忙辭謝道：

「小人有何才能，敢受小管營的禮？」

施恩等武松把杯乾了，就拜了下去，嚇得武松忙下座相扶，也還了禮，便結了弟兄。武松因見施恩父子誠懇相待，就開懷暢飲，不覺大醉，便叫人扶至房中安睡。

第二天施恩父子商議了一會，因見武松昨日醉了，今天未便叫做去，便推說已派人打聽過了，蔣門神不在店中，且等過幾天，再作計較。武松聽說回答道：『遲幾天去不打緊，只是把我氣炸了。』

施恩也不說什麼，兩人討論了一會鎗法，比了一會拳棒，便邀武松吃午飯，吃飯的時候，却只讓武松吃了一點酒，便不再和武松容氣了。武松正吃到興頭上，施恩却叫僕人送了飯來，叫武松很是掃興。草草吃過了飯，僕人又來侍候武松洗澡，就問那個僕人道：

『今天小管營却只把肉食來請我，不多拿點酒出來，這是什麼意思？』

『不瞞都頭說，』那僕人回答道：『老管營和小管營商議，本來今天要請都頭去的，因為昨夜酒喝得多了，恐怕出去誤事，所以不敢把酒出來，明天正要請都頭去幹事。』

「這樣說來，怕我吃醉了酒，誤事麼？」

「不錯，就是這個意思。」

過了一夜，武松打扮好了，把膏藥貼在臉上，蓋住了金印，施恩就來請武松吃早飯，用了茶，就對武松說道：

「後槽有馬，請兄長揀好的騎去。」

「我脚又不小，爲什麼要騎馬？」武松說，「你只要依我一件事便好。」

「哥哥但說無妨，小弟總可依得。」

「你能讓我每家酒店吃三碗酒麼？」

「這裏到快活林，也有十四五里路，算來賣酒的人家，至少也有十二三家，每家三碗，就有三十五六碗，怕不要醉了？」施恩担着心事說。

武松却笑道：

「你怕我吃了酒就會誤事，正相反，我不吃酒，倒使不出力氣來的，當初若不是醉了大着胆，景陽岡上，怎能把那隻老虎打殺？」

施恩見武松這般說時，就改口道：

「小弟却不知哥哥是這樣的，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誤事，所以昨天不敢叫哥哥盡量地喝；既是這樣，我吩咐僕人，叫他們抬了酒，備了果品肴饌，前去侍候，讓我們慢慢地吃將過去。」

武松聽說就高興了起來。

「這辦法倒是中我的意，教我吃了酒，也好有點胆子，前去打蔣門神。」

於是施恩便吩咐僕人先挑了酒担食籠，帶點銀錢，前去侍候。老管營又揀選了一二十個壯漢，隨後接應。諸事都已齊備。施恩就同武松出了「平安寨」，過了東門，走了約有三五百步，前面就有兩個僕人，在酒家前，歇了担子侍候着。施恩邀武松進內坐下，僕人早把菜肴擺了，來替武松篩酒。武松叫道：

「用大碗來篩三碗便好，不要用小盞。」

僕人便依了，武松也不謙遜，把酒骨碌地倒下時去，就笑對施恩說：

「這算是打下一個底，我們去吧。」

僕人等武松吃罷了，忙收拾了盤碗，挑了担去了。武松和施恩也一同出了店，又走了不遇一里多路，前面樹林裏就有酒旗飄揚。施恩問道：

「這裏是村酒店，兄長也要坐下飲幾杯麼？」

「那個當然，不吃酒是不能動手的。」

僕人排了酒碗，擺了酒物，服侍武松等吃了，武松仍只吃了三碗，便和施恩回出店來，僕人又趕緊收拾殘肴，在後追來。

這時雖是七月天氣，炎熱未退，武松就豁開了胸襟，和施恩大步走去，一路吃來，已有十多處酒家，施恩見武松吃了面無醉容，這才放心。

兩人又走了一會，武松問道：

「此處離快活林還有多遠？」

「不多了，前面就是了。」施恩回答說：

「那末你且跑開了，讓我一個人去。」

「這樣很好。」施恩走了一步，又回頭對武松說：「兄長請仔細一點，不要大意！」

「這個倒不關事，你只叫僕人陪了我去，前面有酒店時，我還要喝酒。」施恩就叫僕人陪了武松，管自等着，武松又吃了二三回酒，愈加熱了，索性



把布衫拉開，取點風涼，同時却裝着爛醉模樣，東顛西倒地蹙將過來，僕人指着前面路口說道：「這家就是蔣門神的酒店，武松便叫僕人躲過了，自己搶上前去，見一個魁梧大漢，躺在交椅上，在槐陰下乘涼，武松暗忖道：

『這個漢子，莫不是蔣門神麼？』

又走了一二十步，就有一家大酒店，裝璜得狠是像樣，櫃身裏面，端坐着一個年青婦人，武松便搶進店裏，揀了對櫃身的櫃子坐了，眯着醉眼，只是朝那婦人看，那婦人見武松釘着眼看她，就把頭轉到別一面去了，武松看酒店裏也有六七個酒保，就敲着櫃子說道：

『賣酒的主人到那裏去了？』

『客人要多少酒？』酒保上前來問武松。

『先打二壺來嘗嘗看。』

那酒保就到櫃上對婦人說了，舀了二壺酒，先給武松燙了一碗說道：

『客人請嘗酒。』

武松啜了一口，連聲叫道：

「不好，不好，換好的來。」

酒保見武松樣子醉了，就對那櫃上的婦人說：

「娘子隨便換點給他。」

那婦人把先前的酒倒了，又另舀了好酒灌在壺裏，交給酒保，又燙了一碗，

武松便只用舌一舔：

「這酒也不好，快去換來，不然我定不饒你。」

那酒保忍了氣，對櫃上的婦人說：

「看這人像吃醉了來尋事般的，娘子就換點上等的酒給他吧。」

那婦人便又給換了最好的酒，交給酒保，又給燙了，放在武松面前，武松嘗

嘗：

「這酒才有點意思。」武松因想這上面還尋不出事來，便轉了一個念頭，

問酒保道：「你們的主人姓什麼？」

「姓蔣。」酒保回答。

「爲什麼不姓李呢？」

那櫃上的女人，先前就忍氣的了，聽了這話，就變臉道：

「這廝喝飽了酒，到此地來放野大麼？」

酒保說道：

「讓他像放屁樣放着好了。」

武松聽說，這事頭已尋上了，就問道：

「你們在說什麼？」

酒保回答說：

「客官，你管自吃酒，我們自在說話。」

「酒保，你叫那婦人下來，陪我吃酒。」

酒保怒喝道：

「你不要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

「就是主人的娘子，陪我吃酒，有什麼關係呢？」

那婦人聽說，怒惱了起來，便罵道：

「該死的東西！」

推開櫃身，正想跑出來打武松，武松眼快，早已跑將過來，把婦人輕輕一提，揭開酒缸，「咚」地放在酒缸中，那些酒保要想上前來搶救，已是來不及了，就齊來向武松進攻，却被武松一個個揪住，放在大酒缸中，有的被武松打死在地，因為滿地都是潑出來的酒，濕漉漉地滑得爬不起來，比較有一個乖一點的，就溜了出去，報告蔣門神去了。武松一想，蔣門神必定趕了回來，我何不在路上打他一頓，主意已定，就大步跑出店來，走不幾步，蔣門神就匆匆地趕來，一見武松，不覺出了一驚，因欺武松吃醉了，所以滿不在意，只顧朝前走來，武松在他面前，只用拳頭試了一試，往後就退，蔣門神退了上來，被武松回身一脚，正踢在小腹上，一時痛不可耐，就蹲倒在地，武松趁勢搶前一步，又是一腳，踢在蔣門神的額角上，就往後便倒，武松用腳踏住他的身體，提起拳頭，合頭合腦地亂打，直打得蔣門神在地下求饒，武松說道：

『要叫我饒你，也是容易，只須依我三件事。』

蔣門神忙答應道：

『不要說三件，就是三百件，我也依得。』

「第一件：將店中一應生財，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這本是他開的店，誰叫你奪他的？」

「依得依得。」蔣門神忙即應承下來。

「第二件：你請快活林的爲頭的英雄，和施恩陪話。」

「這也依得。」

「第三件：從今天起，不許你住在孟州，若被我看見，下次還是要打的。」

「這三件小人都依從。」

武松見蔣門神都依從了，就把他從地上提了起來，蔣門神已是血流滿面，早已嘴歪鼻斜了，武松指着他說道：

「不但是你，就是景陽岡上的老虎，也只三拳兩腳被我結果了性命，量你也不值得我一打！快去把酒交給了，遲了我是不依的。」

蔣門神這才知道是武松，就連聲答應不住地討饒。

正在這時候，施恩也帶了一二十個彪形大漢，前來接應，見武松贏了蔣門神，就高興不置，團團擁護了武松。

武松就指着施恩對蔣門神道：

『本主已在這裏，你便把店讓出來，一面去邀人來陪話。』

『好漢且到店裏去坐一會。』蔣門神說：

武松就帶了一行人，來到店裏，只見滿地都是酒，簡直不能下脚，那個婦人才從酒缸裏爬了出來，渾身濕淋淋地，頭髮已膠成一餅，情形很是狼狽，別的夥計都已逃得無影無蹤，武松吩咐把那個婦人先送走了，然後排了座位，篩了好酒，蔣門神已把本處爲頭的人邀得來了，叫施恩坐在蔣門神的上位，等酒過數巡，武松立起身來，拱手說道：

『衆位高鄰，我武松自陽穀縣殺死了人，配在這裏，聽得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出資開的，却被這蔣門神不知倚誰人的勢力，公然奪了我聽了好不服氣——諸位要曉得，我和原主是沒有干係的，只是路見不平，便要打個抱不平，我本要把這蔣門神一頓打死了，替地方上一害，姑念我和他平生沒有什麼怨仇，就讓他暫時活着，我限他今夜離開此地，如若不走，那景陽岡上的老虎就是榜樣。』

衆人才知說話的就是打虎武松，就都替蔣門神說道：

「好漢且不要動怒，就叫他把店基生財奉還原主，離開此地好了。」

蔣門神吃了武松厲害，便不敢再響，只默默地呆坐在一旁。

施恩便檢點了店中的生財什物，把店接收了；蔣門神垂頭傷氣地把行李收拾了，謝過了衆人，雇了一輛車子，動身去了。

武松和衆鄰居直吃到日暮，盡醉方休，衆人始各散去；武松這一天因爲酒喝得太多了，直睡到次日上午方醒。

那施老管營聽得兒子已重霸快活林，就騎了馬親自前來拜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好不鬧熱。

施老管營便自回平安寨理事去了；施恩就留武松在店內飲酒談心，因此一來，施恩的生意加倍好了，各店裏和各賭坊都加倍送開錢來與施恩使用，叫施恩好不快活，因這許多好處，都是武松給他打出來的天下，對於武松，便格外地敬重。

這樣施恩便安下心來做生意，閒下來與武松討論些拳術槍法，日子倒也

過得舒適，這樣一個炎熱夏天，便已過去，轉眼已到秋涼，一天正和武松閒談，來了三個軍漢，牽了一匹馬到店裏來問道：

「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

施恩認得是張都監衙內的親隨，便問道：

「你們找武都頭做什麼？」

那個軍漢回答說：

「奉都監吩咐，聽得武都頭是個好漢，特來叫他，有相公領帖在此。」

施恩接過了帖，便想道：

「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何況武松又是新配來的囚犯，也是在他管轄下的，現在他要來提，也只好讓武松去。」因對武松說道：「這幾位軍爺，都是張都監衙中的，現在派人牽了馬來叫你，不知哥哥心意如何？」

武松是個爽直的人，那裏肯推辭呢？就說道：

「他既然來叫我，我且去一趟，看他有什麼話對我說。」

就換了衣衫，辭了施恩，帶了一個小僮，上了馬，隨三個軍漢，進了孟州城，來



到兵馬都監衙內，那張蒙方已在廳上，見了武松，露着滿面笑容說：

「我聞得你是個好男兒，英勇蓋世，又肯義同生死，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帳下正缺少像你那樣的人，不知你肯做我一個親隨麼？」

武松跪下謝道：

「如蒙相公抬舉，小人願執鞭隨銜，服侍相公。」

都監大喜，便叫取了果盒，親自賜酒與武松吃了，武松吃得大醉，就在廳前廊下，收拾了一間房子，給武松住了。

第二天又派人到施恩處拿了行李來，就叫武松在衙內歇宿。都監又不時來差動武松，叫他穿房入戶，當作親人一樣，又叫了裁縫，給武松做了一套嶄新的秋衣，武松也自覺得高興，只是沒有工夫，到快活林去和施恩談心。

武松因得都監看重，便有人來說武松向都監說情，武松向都監說了，無有不依，因此有許多人常把財帛來送與武松，武松買了一只柳條箱，把送來的東西，都鎖在箱內。

武松在衙內住了，不覺已到了中秋佳節，都監在裏面飲酒賞月，叫武松進

去喝酒，走到裏面，見都是都監的眷屬，武松吃了幾杯，就匆匆地辭了出來，都監叫住了：

「你到那裏去？」

「裏大人。夫人和大人的眷屬都在這裏，小人理應迴避。」武松回答說。都監聽了哈哈地笑了起來。

「你說得差了，我因為敬你是義士，當做自己的親人一般，特地叫你來吃杯酒。你怎麼倒走了？你儘坐下好了，此地又沒有外人，何必這樣？」

武松謙讓三四回，都監只是不依，只得坐下，吃了幾杯，都監叫養娘丫環來替武松篩酒，又吃了三五杯，都監便命換了大杯，不斷地勸武松飲酒，武松推辭不脫，只得飲了，此時武松已吃得半醉，就索性放胆盡量飲了起來，張都監恐怕武松不肯盡醉，叫一個心愛的養娘出來侑酒，武松又吃了一大杯，都監便要，把這個養娘許配與武松為妻，武松辭謝了一會，又喝了幾杯，武松覺得酒已過量，就辭了出來，回到自己的臥室，一時酒醉飯飽，不能入睡，便脫去了衣衫，拿了哨棒，舞了一會，看看時已午夜，洗回到室內，正要安寢，忽聽得後堂一片喊賊聲，

武松想道：

「都監待我如此厚愛，現在後堂有賊，我怎能坐視不管？就提了哨棒，奔入後堂來，裏面的人都慌慌張張說道：

「賊逃到後花園去了。」

武松走到後花園，尋了一遍，却不見有什麼賊影，正想回身出來，腳底下一絆，跌倒在地，被閃出來七八個軍漢圍住，細縛了，大聲喊道：

「賊在這裏了。」

「是我呀。」武松說：

那幾個那裏還容武松分說，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張都監已坐在廳上，兩旁燈燭輝煌，武松叫道：

「我不是賊，是武松。」

「好個賊配軍！」張都監大怒罵道：「我倒好意抬舉你，剛才和你同席飲酒，心想抬舉你做個官，想不到你會做出這樣的事來！」

「相公這不干我的事！」武松分辨說：「我是來捉賊的，怎麼倒把我當做

賊呢？」

「你不用躲賴，且到你房中，去搜查來，可有什麼贓物。」

衆軍漢把武松押到房裏，打開柳條箱一看：上面是些衣服，下面却是銀的酒盃等物，約值一二百兩，直把武松嚇得目瞪口呆，衆軍漢就把贓物送到廳前，張都監喝道：

「贓物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今夜且把你暫押了，明天再問你。」

武松不住地喊着「冤枉」，那裏讓他說話，早由幾個軍漢，把武松押着，關禁了起來，直把武松氣得說不出話來。

次日早晨，張都監備了被盜的文書，連同贓物，把武松解到知府衙門，那知府已受了張都監的賄賂，不問情由，就是一頓毒打，斷定武松做賊，武松看這樣子，分明其中有着什麼機關，就招承了，知府就叫畫了招供，枷禁起來。

武松在牢中想道：

「誰知張都監安排了這樣的圈套，來陷害我，等我出了獄，再和他去算賬。那獄卒也是受了張都監的買囑，把武松的手脚，都用私刑夾住了，直叫武

松動彈不得。

那邊施恩已有人把這消息通報給他，就趕到城裏，和他父親商量，營救武松，就取了二三百兩銀子，先來見管牢姓康的，那康管牢原來施恩相厚，就老實告訴他說：

「老實對兄長說：這事都是蔣門神運動張都監弄出來的計策，一應上下，蔣門神都把錢使用到了，一心想把武松弄死，只是府中有個葉孔目不肯，這人是很仗義的，因此武松還不致吃那大虧；現在聽施兄說了，牢中的事由我理會，叫他不受一點苦；一面你快託人去央求葉孔目，叫他速把武松斷了出去，便得救。」

施恩便把一百兩銀子，與康管牢作謝，那康管牢推辭再三，這才收下了。

出來施恩便尋了一個和葉孔目相厚的人，送了一百兩銀子，求把武松早日斷了案；那葉孔目知道武松是個好漢，有心想周全他，今又得了這一百兩謝儀，便把罪案擬輕了，只等限滿便可判決。

次日施恩備了酒席，央康管牢領到牢內，與武松相見；那武松受了康管牢

的照應，手脚已放寬了，施恩就把酒食與武松吃了，又取了二三十兩碎銀分給衆牢役，便和武松附耳說：

「這官司不用說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來陷害兄長的，你且把心寬了，外面我已託人央求葉孔目說通了，他很有周全你的意思，且待限滿判決了，再作計較。」

武松因手脚已鬆動了，便有越獄之心，早已不把這事掛懷了。

隔了一天，施恩又備了酒食進牢內與武松會，一連三次，被蔣門神的心腹探知了，去告訴了蔣門神，蔣門神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張都監又差人送金帛給知府，說明此事，知府便吩咐牢內不准閒雜人等進內，常常差人到牢內察看，因此嚇得施恩也不敢去了，好在康管營也常常替施恩帶信息，倒也並不隔膜。

那當案的葉孔目，竭力替武松主張，並把張都監等陷害武松的內幕去對知府說了，那知府聽了這種情形，想道：

「你們賺錢，倒叫我來害人！」

因此也就懶得去管了，到了二個限期已滿，在牢中取出了武松，當廳開了

柳當案的葉孔目宣讀了招狀，擬定了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原盜贓物，給還原主。便當廳把武松杖了二十，又刺了金印，戴上了金葉枷，差兩名強壯公人押送武松。那兩個公人領了牒文，便和武松一同出了孟州東門來。

約行了一里多路，從前面酒店鑽出了一個施恩：

「小弟在此地專等多時了。」

武松看施恩仍又包了頭，絡了臂，便問道：

「好多天不見你，怎麼你又這個樣子了？」

施恩便把知府不許閒人進監，因此不能相見的話說了一會，便指着手臂說：

「這個傷是被蔣門神打的，哥哥進牢之後，快活林的酒店仍被他奪去，我在家將養，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地做了兩件綿衣，送給哥哥路上穿着，又煮了兩隻鵝，請哥哥吃兩碗酒去。」

說着便邀兩個公人一同入酒店，那兩個公人板起面孔說道：「和這賊漢一同吃酒，給官府知道了，又害得我們聽閒話。」

施恩見不是路，就把十來兩銀子，送給兩個公人，那兩個公人，那裏肯收，只是催武松動身。施恩便向店中要了兩碗酒，給武松吃了，便附耳對武松說道：「包裹有兩件綿衣，一包碎銀子，一路上好使用使用。這兩個不懷好意，哥須要提防些。」

就把包裹給武松拴在腰裏，將餘剩的兩隻鷄，掛在枷上。武松回答說：「這個不消囑咐，再差兩個來，我也不在心上；你管自養息去，我自自有辦法，放心好了。」

施恩拜別了武松，哭着回去了。

武松同那兩個公人趕路，只聽得那兩個公人說道：

「怎麼不見那兩個人來？」

武松聽了，暗自想道：果然不出所料，就管自把枷上的熟鷄取來吃了，不理他們兩個，又行了五六里，武松把另一隻鷄也扯開獨自吃了，走了約有八九里路的光景，前面有兩個人，掛了腰刀，手提着朴刀，先在那邊，像若等着的樣子，見兩個公人把武松押解過來，就併做一路，武松冷眼留意，那兩個公人和那提朴



刀的不住的擠眉弄眼，只裝做不知，放在肚裏；又走不到幾里，四處都是港河汊，着行至河邊，有一條闊的板橋，一座牌樓，牌樓上面寫着「飛雲浦」三字，武松假意問道：

「這裏叫什麼地方？」

那兩個公人白眼回答道：

「你不見牌樓上寫着『飛雲浦』麼？」

武松見形勢緊急，便假裝出恭，蹲下地去，那兩個提朴刀的就趕前一步，舉起刀口便斫，武松早已防備，就飛起右脚，把一個踢下河去，另一個心想轉身，也被武松踢下河去了，那兩個公人着了慌，就往橋下便逃，武松把枷架扭斷了，追了上去，一拳一個，打倒在地，就在水邊撈起朴刀，趁兩個人還沒有掙扎起來，一刀一個，結果了性命，那兩個踢下水去的，爬上了岸，正想逃走，被武松趕上，一刀殺了，另一個也被武松揪住喝道：

「你老實對我說，我便饒你性命。」

那人說道：

「我是蔣門神的徒弟，現在師父差我同兩個公人來害好漢的。」

「你師父蔣門神現在什麼地方？」

「我來時師父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的後堂鴛鴦樓飲酒，等小人回去覆命。」

「原來這樣，却是不能饒你的。」

手起刀落，把那人也結果了性命，解下了腰刀，把好的揀了一把，拴在腰裏，把兩個死屍都踢入了河中，又恐怕那兩個不死，又用刀戳了幾下，在橋上立了一會，心中想道：

「雖然殺了這四個人，但是不殺蔣門神和張都監，怎能出得這口怨氣？」

提着朴刀，踟躕了一會，就奔回益州城來，到了城裏，已經是黃昏時節，武松使到張都監的後花園的馬房邊，伏着，隔不多時，那管馬的前來睡覺，鋪下被褥，正想要睡，武松把門挨了一下，管馬的聽得門響，便罵道：

「我才得睡下，就是要來偷我的衣服，也太早些咧。」

話剛說完，門又在響了，管馬的提起了草棍，拔去門門，正想開門出去，被武

松推了進來，就勢一把抓住管馬的正想要叫，猛地裏看見了一把明晃晃的刀影，先就軟了，只得求着喊饒命。武松說道：

『你認得我麼？』

那管馬的聽得聲音，在燈光一看，認得是武松，便說道：

『哥哥，這個不幹我的事，你饒了我吧！』

『你只要把張都監在什麼地方，老實告訴我，我便饒你。』

『今天和張團練蔣門神吃了一天的酒，現在還在鴛鴦樓吃咧。』

『這話是真的麼？』

『有半句假話，便給生疔瘡。』那管馬罰着願說。

武松將那管馬的兩手反背縛在柱上，口中塞了棉絮，取了包裹，換了施恩給他的新棉衣，把零碎銀子放入籠袋裏，吹滅了燈火，閃了出來，跳過了牆，衙中的門路，他是熟悉的，就縱身跳上屋頂，翻到鴛鴦樓，靜聽了一會，只見蔣門神說道：

『虧得相公替我報了這仇，小人自後當重重報答。』

張都監說道：

「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的面上，誰肯給你管這種閒事？你雖化費了幾個錢，却也把那廝安排得好，只怕到了飛雲浦就沒命了！」

又聽得張團練說：

「四個人服侍一個人，就是多幾條性命，也是難保的了。」

武松聽了心中按捺不住，就輕輕翻下樓來，擎着刀，搶入樓來。樓上燈燭照耀如同白晝，甚是清明。那蔣門神一見武松，也就嚇得魂飛魄散，正想躲避。武松已經把刀劈了過來，蔣門神着了一刀，鮮血直冒，倒在地。張都監剛把脚步移動，也吃了武松一刀，跌倒了。那張團練究竟是個武人，就提起椅子，前來攔住武松。但經不過武松用力一推，就抵擋不住，也跌倒了。武松就一個個都斬了頭，見檯上放着現成的酒食，就吃了幾杯，把銀的酒杯盤子用脚踏扁了，揀了幾樣放在懷中，然後用血蘸着，在牆上寫着「殺人的是打虎武松」幾個字，正想回身出去，忽聽得樓梯上有人上來，武松閃在旁邊看時，來的是前次捉拿武松的親隨。那兩人見發生了這樣血案，心想回身下樓去。武松閃出來把一個殺了，那一

個就跪下求饒，武松那裏肯饒，也一刀殺了，武松見已殺了這許多人，恐怕天亮了不使出門，就連夜越了城牆出來，往小路上行走，走了一個五更，天色還不大亮，武松此時棒劍已發，人又疲倦，見前面樹林裏有一座小廟，就奔進裏面，把包裹當了枕頭，便睡下了，正想合眼，外面伸進兩把撓鈎，把武松鈎住，隨即有兩個人奔了進來，按住了武松，用索子綑住了，那四個人說道：

「這廝却生得這般肥胖，好送與我大哥去。」

就把武松像牛羊一般地牽了去，武松要想掙扎，雙手已被綑住，動彈不得，只得任他們腳不停步地牽到一所小草屋內，把武松衣服脫了，綁在亭柱上，武松閉眼看時，見灶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自想道：

「死在這等處所，却是不明不白！早知是這樣，倒不如去到孟州府自首了，便吃一刀，也較這裏死得清白得多了。」

那四個人去叫了一男一女進來，那女的上前一看，對男人說道：

「這個不是叔叔麼？」

「果然是我的兄弟。」

武松見來的男女兩人，正是張青夫婦，好不奇怪，那四個人吃了一驚，便把武松解了，把衣服與武松穿了，張青便請武松到前面客座裏坐下，問武松別後的情形，武松便把如何受施管營的兒子厚待，如何替施恩復仇，——醉打蔣門神，以及蔣門神運動張都監，如何設計陷害，如何殺死張都監蔣門神等一一說了，並自笑道：

『想不到我跑了一天一夜，倦在小廟裏，却被他們細了來。』

那四個人就都向武松請罪謝過，武松笑着叫他們免了，孫二娘說道：

『我這弟兄不是疲倦了，你們便是再多些也不能夠近他的身的。』

那四個人益發覺得不安起來，張青就把碎銀子賞給他們，這才辭謝了去。

原來張青的作坊不只一處，手下的夥計也有散在各處的，因此武松不曾曉得。

張青和武松說了些別後的話，並聞得武松醉打蔣門神，使往來的人，俱多震驚的話說了一番，孫二娘說道：

「叔叔既然疲倦，就到裏面房內去休息一會吧。」

武松也不推辭，就入內去睡了。張青整備酒席，等武松醒來相敘。

那邊張都監家中連夜報告孟州府，知府因人命殺死不少，案情重大，當夜點起官兵，關了四門搜查，不見兇手蹤跡，次日就點派幹役，向城外四處察訪，一面寫了武松年齡籍貫，畫了形像，出賞格三千貫，緝捕武松一人，風聲傳播，張青已經得知，就對武松說道：

「不是小弟怕事，只是風聲甚緊，萬一有什麼差池，叫我如何對得起你？我給你尋了一個去處，先前也曾對你說過了，只不知你肯不肯去？」

武松回答說：

「這幾天我也打量過，這事遲早要發，只是我自從兄長死後，並無半個至親，却待叫我到什麼地方去，因此遲疑未走，現在哥嫂既有去處，給小弟，小弟那有不去之理？只是不知在什麼地方？」

張青便把魯達揚志霸佔青州府下的二龍山寶珠寺，在那裏打家劫舍，官府側眼，聲勢甚是浩大，如今打算寫一封信，介紹武松到那裏去的意思說了一

遍，武松順口道：

「我也有這個心，只是機緣未到，所以前番兄長對我說時，我一時不能就答應；現在既已犯了案，到那邊真是最好也，沒有了，大哥你替我寫了信，我今天便去。」

張青便取了紙筆，把武松這人的本事經過詳細寫了，交給了武松，並安排酒席與武松送行，只是孫二娘對着張青不依道：

「你怎麼這樣就叫叔叔去，出了門外，定是被人捉了。」  
武松不懂道：

「嫂嫂怎樣見得我定是被人捉了？」

「叔叔，如今官府到處有文書投遞，畫形圖形，懸賞捉你，你這面上有兩行金印，先就躲賴不過。」

「金印貼兩個膏藥好了。」張青說。

「只有你聰明，這個却怎能瞞得過吃衙門飯的？我却有一個方法，不知叔叔可能依得？」



「嫂嫂你說了我一定依的。」

「前二年有一個頭陀走過，給我們做翻了，他的金箍、袈裟、度牒、戒刀都還在着，叔叔如今逃難，剃了頭髮，扮做一個行腳僧，又有那個看得出你？」

「恐怕我不像出家人的樣子。」

「不妨，讓我給你扮起來看一看？」張青說時，孫二娘已把袈裟等物件理了出來，就替武松穿戴起來，那件袈裟，却正合武松的身材，張青和孫二娘都喝采道：

「這些東西却好像與二哥定做下似的。」

武松討了一面鏡子，自己照了一會，也不禁自己失笑了起來，便叫張青剪了頭髮，就要動身，張青便對武松說道：

「你把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我換沽碎銀子給你，免得到轉換時被人見疑。」

武松聽張青說得不錯，就把銀器和張青換了銀子，放在腰纏裏，吃了一頓酒飯，把兩柄戒刀掛在腰間，取過度牒，和張青作了別，臨行時張青又吩咐說：

「路上自己小心些，不要與人爭鬪，免得被人看破行徑，到了二龍山，便帶封信來，我們夫婦說不定不久就要上山來的。」

武松答應了，便辭別張青夫婦，離了十字坡，便就日落西山，約行不到五十里路，來到高山，武松趁着月色，一步步走上嶺來，到了嶺上，武松展眼觀看，月光如畫，樹林生輝，忽聽得有笑聲，仔細一看，松林裏有一座庵堂，圍着窗門，一個先生籠着一個婦人在月光下調笑，武松見了，却有點看不過，便走到林邊，來敲庵門，那先生聽得有人敲門，就把窗門開了，敲了一會，有個道童出來開門，武松問道：

「你們的先生在哪裏？」

「你有什麼事要見他？」

「你去叫他出來，我有話問他。」

那童子就進內去了，不多一會，那個先生提了兩口寶劍出來，武松問道：

「此地是靜修地方，你怎麼犯此色戒？」

那先生變臉回答道：

「你這野賊，敢來多嘴！」

兩人就衝突了起來，武松是拔出了戒刀等候的，那先生知武松來意不善，也是拿了寶劍出來，見武松說話尋他的茅頭，不覺惱怒了起來，拎起雙劍，便向武松斫來，武松擋過，也就用刀砍去，雙方一來一往，戰了約有片刻時光，武松虛退了一步，尋個破綻，一刀把那個先生殺死在地，武松尋着婦人，問明了原委，才知那個先生不是好人，把那婦人的父母兄弟殺死了，強佔了來的，就叫婦人收拾了值錢的東西，分了些給道童，叫他們各自回家去，一把火將這個庵堂燒了，管自走下嶺來，找個野廟宿了一夜，次日又是一心趕路，因為自己犯了案件，因此一路上不敢多飲酒，走了幾日，已是青州地方，武松問明了二龍山，逕自到寶珠寺來投魯達，那些看山的嚙囉，因武松有着張青的介紹信，就去通報魯達，魯達也曾聽得過武松的英名，見他到來，就親自來迎接武松上山，又加是張青介紹來的，就愈加敬重，當做兄弟一樣，武松也就安心住下了。

後來武松和魯達打聽得宋江在梁山泊集義，就帶了嚙囉兵，一同投到宋江手下，專門做那打抱不平的事，連官府也奈何他們不得。

